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学刊

Annals of th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1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学刊

Annals of th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1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2010)/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161-0366-1

I. 中… II. 中… III. 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0462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特约编辑 张 剑 毛晓平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人	赵剑英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64073835(编辑) 64058741(宣传) 64070619(网站)		
	010-64030272(批发) 64046282(团购) 84029450(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241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 编 陆建德

副主编 高建平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带星号者为执行编委)

包明德 叶舒宪 白 烨* 刘扬忠

刘跃进 吕 微* 孙 歌* 安德明

严 平* 张中良 杨 义 陆建德

胡 明* 赵 园 赵京华* 高建平*

蒋 寅* 黎湘萍*

目 录

王渔洋对诗歌理论与批评的贡献及影响	蒋 寅 (1)
论《汉书艺文志》所载汉代歌诗的渊源	许继起 王小盾 (29)
真与悲	
——明遗民钱澄之的诗论论说	张 晖 (76)
《孔丛子》中的“孔子论《诗》”与先秦南北文学的传播	孙少华 (99)
环绕班固《典引》的诸问题	陈 君 (128)
郑樵《诗经》学简论	高晓成 (148)
文艺学学科合法性与人文的科学性	毛崇杰 (178)
从中国文化视角看“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	程 麻 (214)
从政治小说到虚无党小说	赵稀方 (228)
“日本鲁迅”的另一面相	
——霜川远志的《戏剧·鲁迅传》及其周边	董炳月 (248)
从“复兴”到“扬弃”	
——1925年前后北京新文化言论界重造“思想革命”的契机、 路径、矛盾与张力	程 凯 (274)

Content

Wang Yuyang's Contribution to Poetics and Criticism and Its Influence	Jiang Yin (1)
The Sources of the Song-Poetry Seen from "Record of Art and Literature" in <i>The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i>	Xu Jiqi Wang Xiaodun (29)
Truth and Lament: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etics of Qian Cheng zhi, a Ming Adherent in the Qing Dynasty	Zhang Hui (76)
"Confucius's Comments on The Poetry" in <i>Kongcongzi</i>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Spread of South and North Literature in the Pre-Qin Period	Sun Shaohua (99)
Several Ideas on Ban Gu's <i>Dianying</i>	Chen Jun (128)
A Short Comment on Zheng Qiao's Study of the <i>Book of Songs</i>	Gao Xiaocheng (148)
Literary and Artistic Study: as a Discipline or a Human Science?	Mao Chongjie (178)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ulture	Cheng Ma (214)
From Political Novels to Anarchist Novels	Zhao Xifang (228)
Another Face of "Japanese Lu Xun": Enji Shimokawa's <i>Drama: A Biography of Lu Xun</i> and Others ...	Dong Bingyue (248)
From "Renaissance" to "Aufheben"	Cheng Kai (274)

王渔洋对诗歌理论与批评的 贡献及影响

蒋 寅

内容提要 王渔洋不仅是一位卓有建树的诗歌理论家，还是一位优秀的诗歌批评家，除了“神韵”理论外，他在历代诗歌批评、诗歌声律学研究及指授后学创作等方面都各有成就，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上具有总结性的意义，并对乾隆以后的诗学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历来对王渔洋诗学的研究，只集中于“神韵”论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王渔洋诗学的贡献。本文在康熙诗学发展的大背景下，从历代诗歌批评、古诗声调论及“从性之所近，就体之所宜”的师法原则三个方面来阐述王渔洋诗学的贡献和影响，对王渔洋诗学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作了新的估量。

关键词 王士禛、诗学、贡献、历史地位

尽管无论当时还是后世都将“神韵”视为王渔洋诗学的旨归，但“神韵”是绝不足以尽渔洋诗学之大，而渔洋诗学也绝不是一个“神韵”可涵盖的。我曾说王渔洋是集古典诗学之大成的诗论家，这是从广博和深厚两方面来认识的。就我所见，在中国古代还没有人像他那样阅读、批评、编选、整理过那么多的古今诗集，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在诗学的各个方面做过那么深入的探索，更没有人像他那样对有清一代的诗学和诗歌创作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全面论述王渔洋的诗学，需要几十万字一部专著的篇幅才行。在此我只拟从三个方面略谈王渔洋在诗歌理论和批评上的贡献，以见渔洋诗学的博大精深。关于“神韵”说，我另有专文讨论，本文就不涉及了。

一 诗史研究和诗歌批评

像中国古代绝大多数诗论家一样,王渔洋对古代诗歌的研究也不是出于纯粹的批评兴趣,而是出于资吾操觚之用的需要。一般人学古诗,能熟读几部大家的集子,能得某家诗法之似,让人看得出渊源所自,就已经很满足了。但王渔洋不是这样,他对前代的诗歌作品永远怀着不倦的好奇心,而且将阅读作为日常生活最大的乐趣,所以他读古今诗集之多、涉猎面之广,一时无人可比。

王渔洋学诗,起初从《诗经》入手。六七岁入乡塾读书,就受家传的《诗经》之学,“诵至《燕燕》、《绿衣》等篇,便觉根触欲涕,亦不自知其所以然”^①。《丙申诗旧序》曾说:“家世习《三百》之言,束发以来,不欲循塾师章句,辄思析其正变,通其比兴,思其悲愉哀乐之旨,以求得夫一唱三叹之遗音。四氏笺传,又最嗜韩婴之书,为其象外环中,淡然而合,有当于诗人触类引申之义。”^②由此不难看出,他自幼对《诗经》就不是作为经书而是作为文学来读的,后来也更关注其文学价值,认为“《诗·国风》如《燕燕》、《蒹葭》、《邶风》、《东山》、《七月》诸篇,述情赋景,如化工之肖物。即如《小雅·无羊》之什云:‘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俛;麾之以肱,毕来既升。’即使史道硕、戴嵩画手擅场,未能至此,后人如何著笔?”^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先后在长兄西樵的指导下参究唐诗,在钱谦益的影响下涉猎宋元诗,在地域文学传统的熏陶下关注明代山东诗人,更因自身地位的优越而多见四方诗人的行卷、别集,胸罗古今,博闻强识,终于培养出过人的批评眼光和诗史见识。

王渔洋论诗很少像明人那样纵论古今,大言欺人,他的议论每就具体问题而发,言之有物,深切著明。偶尔纵论古今诗学之流变,则必显出高屋建瓴的识力。比如他在为宋莘《双江唱和诗》所作的序言中谈道:

《诗》三百五篇,于兴、观、群、怨之旨,下逮鸟兽草木之名,无

①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六,中华书局1982年版,下册,第390页。

② 王士禛:《蚕尾续文集》卷三,《王士禛全集》,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3册,第2025页。

③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八,下册,第447—448页。

弗备矣，独无刻画山水者。间亦有之，亦不过数篇，篇不过数语。如“汉之广矣”、“终南何有”之类而止。汉魏间诗人之作，亦与山水了不相及。迨元嘉间谢康乐出，始创为刻画山水之词，务穷幽极渺，挟山谷水泉之情状，昔人所云“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者也。^①

这段话敏锐地指出山水是诗歌中较晚形成的主题，对山水的细致刻画要到谢灵运诗歌中才出现。文中“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两句，出自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特指刘宋初年的文体因革，是古人最早注意到自然山水作为表现对象进入诗歌这一诗史动向的说明，而王渔洋将它放到自《诗经》至谢灵运的诗史流变中加以说明，就更突出了其中蕴涵的诗史意义，成为当代学者经常引用的经典论述。又如，李攀龙《唐诗选序》“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一语，自钱谦益以降驳议者不绝。而王渔洋独赞同其说，以为“沧溟先生论五言，谓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此定论也。常熟钱氏但截取上一句，以为沧溟罪案，沧溟不受也。要之，唐五言古固多妙绪，较诸《十九首》、陈思、陶、谢，自然区别。七言古若李太白、杜子美、韩退之三家，横绝万古，后之追风蹶景，唯苏长公一人耳”^②。他首先指出，李攀龙的论断上下两句不可分割，其意指尤在下句，强调唐代五言古诗自有不同于六朝的特征。至于七言古诗，要到唐代才极其盛，以李、杜、韩为空前绝后的大家，后代只有东坡一人可以追踵。他还说“盛唐诸公五言之妙，多本阮籍、郭璞、陶潜、谢灵运、谢朓、江淹、何逊；边塞之作则出鲍照、吴均也。唐人于六朝，率揽其菁华，汰其芜蔓”^③。这样的论断今天看来好像不足为奇，但在清初却是卓然独立、需要很大胆识的。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曾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正因为见多识广，王渔洋有着良好的批评眼光和审美判断力，他对古代诗人的评论往往显出过人的识力。比如对高棅的名选《唐诗品汇》，他在充分肯定其分期之善的同时，也指出“独七言古诗以李太白为正宗，杜子美为一家，王摩诘、高达夫、李东川为名家，则非是。三家

① 王士禛：《渔洋文集》卷二，《王士禛全集》，第3册，第1542页。

② 郎廷槐：《师友诗传录》，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上册，第129—130页。

③ 王士禛：《居易录》卷二一，《王士禛全集》，第5册，第4091页。

者皆当为正宗，李杜均之为大家，岑嘉州而下为名家，则确然不可易矣”^①，这一论断相信是能得到我们同意的。其实，对作家成就的评价及其历史地位的确定，在很多情况下就是辨家数的问题，涉及对其艺术特征及完成度的体认和把握。在这一点上，王渔洋的论断常显出鞭辟入里的深刻。《居易录》写道：

钟退谷惺论高岑云：“唐人如沈宋、王孟、李杜、钱刘，虽两人并称，皆有不能强同处。唯高岑心手如出一人。”此语谬矣。所举数家，唯李杜门庭判然，其他皆不甚相远。推而至于元白、张王、温李、皮陆之流，莫不皆然。独高岑迥不相似，五言古则高古朴，岑灵秀；七言古则高雄浑，多正调；岑奇峭，多变调。强而同之，不已疏乎？^②

这不用说也是极有见地的，只要读过高、岑二集的人，都会同意说两家的差异远多于相似，在唐代齐名并称的诗人中除了李、杜就数两家的异趣最明显。又如杜甫诗，王渔洋虽不甚推崇，但平生用功却非浅。《潭州送韦员外迢牧韶州》一首，纯属应酬诗，无话找话，故有“风流汉署郎”、“分符先令望，同舍有辉光”等套语赘词，王渔洋毫不客气地批抹“分符”二句^③。后附韦迢《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诗云：“江畔长沙驿，相逢缆客船。大名诗独步，小郡海西偏。地湿愁飞鹧，天炎畏跼鸢。去留俱失意，把臂共潸然。”属于典型的大历诗格调，颌联对仗明显意思不属，而朱彝尊竟许以“绝佳”，足见两人鉴赏力高下相去甚远。有时王渔洋以自己读杜诗的体会来衡量后世以学杜著称的诗人，也得出颇与世间定论相左的评价：

宋、明以来，诗人学杜子美者多矣。予谓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气，鲁直得杜意，献吉得杜体，郑继之得杜骨。他如李义山、陈无己、陆务观、袁海叟辈又其次也。陈简斋最下。《后村诗话》谓简斋以简严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其品格在诸家之上，何也？^④

① 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六，第121页。

② 王士禛：《居易录》卷二一，《王士禛全集》，第5册，第4090页。

③ 刘澹辑：《杜诗集评》卷一〇，海宁藜照堂刊本。

④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六，下册，第391页。

此论虽部分暗袭明代王世贞之说^①，但还是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对同被尊为江西诗派“三宗”的陈师道、陈与义都不予好评，对历来许为得杜诗真髓的李商隐也不以为然，反而认同王世贞的看法，推许李攀龙和郑继之能得杜之体与骨。这一论断究竟是否合理，需要研究李、郑二人的专家裁定，但由此起码可以看出，王渔洋论诗从不人云亦云，总有自己的见解，并且不以时废人，不以人废言。

清初士人怨于明亡之祸，对明代学术与文学常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论学斥其空疏，论诗文斥其模拟剿袭，略无恕词。而王渔洋却出于对自身浸染的山东文学传统的认同，决不—味诋斥明代文学。当门人郎廷槐问：“明人诗可比何代？弇州可比东坡否？”渔洋从容答：“明诗胜金元，才学识三者皆不逮宋，而弘、正四杰，在宋诗亦罕其匹。至嘉、隆七子，则有古今之分矣。弇州如何比得东坡，东坡千古一人而已，唯律诗不可学。”^②寥寥数语，就为明诗作了准确的定位，并顺便说明其一流作家与宋人相比处于什么水准，既未抹杀明诗的成就，也没盲目抬高其地位。在论及七律创作时，他举刘体仁的说法：“七律较五律多二字耳，其难什倍。譬开硬弩，祇到七分，若到十分满，古今亦罕矣”，并说“予最喜其语，因思唐宋以来，为此体者何啻千百人，求其十分满者，唯杜甫、李颀、李商隐、陆游及明之空同、沧溟二李数家耳”^③。这里也肯定了李梦阳、李攀龙两家七律的成就，以为可颀颀唐宋大家，不像江南、浙江诗论家那样概斥以摹拟剿袭，一言以蔽之曰“假盛唐”。迨日后读到陈子龙诗集，他又在《香祖笔记》里对其七律给予极高的评价：

《梅村诗话》云：“尝与陈卧子共宿，问其七言律诗何句最为得意，卧子自举‘禁苑起山名万岁，复宫新戏号千秋’一联。”然予观其七言，殊不止此，如“九龙移帐春无草，万马窥边夜有霜”，“左徒旧宅犹兰圃，中散荒园尚竹林”，“禹陵风雨思王会，越国山川出霸才”，“石显上宾居柳市，窦婴别业在蓝田”，“七月星河人出塞，一城砧杵客登楼”，

①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国朝习杜者凡数家，华容孙宜得杜肉，东郡谢榛得杜貌，华州王维楨得杜一支，闽州郑善夫得杜骨，然就其所得，亦近似耳。唯梦阳具体而微。”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34页。

② 刘大勳：《师友诗传续录》，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第160页。

③ 王士禛：《居易录》卷三，《王士禛全集》，第5册，第3729—3730页。

“四塞山河归汉阙，二陵风雨送秦师”诸联，沉雄瑰丽，近代作者未见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时瑜、亮，独有梅村耳。^①

陈子龙以抗清殉国的节烈见重于当时，世人爱屋及乌，给予其诗以崇高评价，是再正常不过的。而一向以气节著称的名臣杨巍，最终能作为有艺术特色的诗人见重于诗坛，就不能不说是王渔洋力推的结果了。他先是从杨巍存家稿八卷中选出三卷，刊为《杨梦山诗选》，又在《渔洋诗话》中评其诗道：

吾郡杨太宰梦山先生巍，五言冲古淡泊，在高子业季孟间。如“道远令人愁，况近单于垒”、“秋风入雁门，羽书日三至”、“微微霁景流，天壤色俱素”、“乡心生塞草，世事入秋风”、“风雨楼烦国，关山李牧祠”、“闲将流水引，梦与古人居”、“雨响残秋地，城分不夜天”、“石古苔生遍，泉香麝过余”，皆逼古作。^②

至于历来有“诗妖”之目的杨升庵，也得到王渔洋极高的评价，就更可见渔洋艺术趣味的包容性和批评眼光的卓荦不凡了：

明诗至杨升庵，另闢一境，真以六朝之才，而兼有六朝之学者。其诗如《咏柳》：“垂杨垂柳绾芳年”一篇，世共知之。又《古意》“凌波洛浦遇陈王”，《鹧鸪词》“秦时明月玉弓悬”，《关山月》“迢迢贱妾隔湘川”，《出关拟唐人》“狼弧芒角正弯环”，《塞下曲》“长榆塞上接龟沙”诸篇，工妙天成，不减前作。又《清蛉行》《寄内绝句》亦绝妙，大抵皆自古乐府出。益都王遵坦太平论明诗，独推新都为性之者，亦自有见。^③

事实上，岂止是杨升庵，就是竟陵派，王渔洋晚年也能以很平允的态度看待他们。《古夫于亭杂录》有云：“竟陵钟退谷《史怀》多独得之见，其评《左氏》亦多可喜。《诗归》议论尤多造微，正嫌其细碎耳。至表章陈昂、陈治

① 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② 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上，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第183页。

③ 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五，第99页。

安两人诗，尤有特识。而耳食者一概吠声，可叹！”^① 这些议论都表明，王渔洋对明代诗学的评价，纯然是基于自己的阅读体会，绝无明人那种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习气。要知道，清初学人虽无不鄙薄明人的肤浅庸陋，但自己或多或少仍不能尽脱明人好作大言、英雄欺人的习气，王夫之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贺裳、吴乔辈论宋诗也不例外，没怎么细读宋诗，却信口雌黄，发许多不着边际的议论。

由于明人为诗独宗盛唐，宋元诗束而不观，许多宋元别集都没有翻刻本，世间罕传。当时收藏宋元诗集较多的只有曹溶、朱彝尊、黄虞稷三人。王渔洋为了解宋元诗，曾专门下工夫搜集宋元人别集和评论。《池北偶谈》卷十六“宋元人集目”一则足以说明他对宋元人文集是如何的关注：

秀水曹侍郎秋岳溶，好收宋元人文集，尝见其《静惕堂书目》所载宋集，自柳开《河东集》已下凡一百八十家，元集自耶律楚材《湛然集》已下凡一百十有五家，可谓富矣。近时石门吴孟举之振刻《宋诗钞》，亦至百数十家，多秘本，该吴与其县人吕庄生留良两家所藏本。而颖滨、南丰尚不及载，则未刻尚多也。吴曾为予言，唐樊宗师、宋二刘《公是》、《公非》集，其家皆有之。又尝见金陵黄俞邰虞稷征刻唐宋元书目所载，有金赵秉文《滏水集》二十卷、元郝经《陵川集》三十九卷。癸亥，俞邰以徐都宪立斋元文疏荐入明史馆，予时向之借书，所见如李观集、司空图《一鸣集》、沈亚之《下贤集》、柳开《河东集》、王令《广陵集》、牟献《陵阳集》、李之仪《姑溪集》、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皆目所未载者。又予家所有张养浩《归田类稿》、石介《徂徕集》、尹洙《河南集》、岳珂《玉楮集》，则黄氏之所未备也。近朝鲜入贡使臣至京，亦多购宋元文集，往往不惜重价，秘本渐出，亦风会使然。《水东日记》云：“《张文忠公全集》，今在故副都御史云中孙廷瑞家，盖齐府旧物，有欧阳圭斋序。”予所见本，有李术鲁种序，而无圭斋序。

康熙二十八、二十九年两年间，他在京师共计向朱彝尊借阅宋人小集四十余家，向黄虞稷借抄南宋江湖小集二十八家，并摘其佳句记在《居易录》中；

^① 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五，《王士禛全集》，第6册，第4926页。

后来又摘刘过、刘仙伦等人佳句，记于《香祖笔记》。可以说，王渔洋毕生都在勤勉地搜集宋元诗集，细心阅读，并在笔记中写下心得和见解。康熙三十一年（1692）二月收到宋荦寄来的张泰来《江西诗派图录》，阅后知张氏未见《后村全集》中《江西诗派序》一文，便录出予以补证，又据晁以道集《嵩山集》补王直方、江端本兄弟传记，著于《居易录》卷十七。此后他不断辑录宋代史料中有关记载，订补为《跋江西诗派图》两则，收入《蚕尾集》卷十。这是当时对江西诗派资料最翔实的整理。

因阅宋元人诗多而自有心得，渔洋谈论宋元诗每能独出新见而不附和于人。比如对北宋前期诗歌，他特别注意到宋祁的价值：

宋人诗至欧、梅、苏、黄、王介甫而波澜始大，前此杨、刘、钱思公、文潞公、胡文恭、赵清献辈皆沿西昆体，王元之独宗乐天。然予观宋景文近体，无一字无来历，而对仗精确，非读万卷者不能，迥非南渡以后所及。今人耳食，誉者毁者，皆矮人观场，未之或知也。^①

又能注意到文彦博“承杨、刘之后，诗学西昆，其妙处不减温、李”的独特成就，在《池北偶谈》卷十四详举其佳作加以表彰。同书又称赞金人刘迎的歌行和李汾的七律：

《中州集》中如刘迎无党之歌行，李汾长源之七律，皆不减唐人及北宋大家。南宋自陆务观外，无其匹敌。尔时中原人才，可谓极盛，非江南所及。^②

这两位诗人历来很少有人注意，可以说是王渔洋独具慧眼的发现。晚年他注意到胡应麟曾称许这两人，在笔记中特别提到，“元瑞历举中州诸人，特标出刘迎、李汾，亦是具眼。然刘不称其歌行，李不举‘烟波苍苍孟津戍’一联，谬矣”^③。不过他也没过高地评价《中州集》，而是基本赞同王世贞《艺

^① 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一〇，第192页。《古夫于亭杂录》卷一：“余观宋景文诗，虽所传篇什不多，殆无一字无来历。明诸大家用功之深如此者绝少。宋人诗，何可轻议耶？”《王士禛全集》，第6册，第4841页。

^②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九，下册，第453页。

^③ 王士禛：《分甘余话》卷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3—104页。

苑卮言》“直于宋而太浅，质于元而少情”的结论，觉得钱谦益“推之太过，所未喻也”^①。总体上看，渔洋对宋元诗的评论不是很多，也不成系统，但在举世弃宋元诗而不顾的当时，这些评论却有珍贵的价值，它们不仅在诗坛起到引导作用，更为渔洋本人评论当代诗歌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最重要的、最有才华的批评家无不倾注精力于当代诗歌评论。王渔洋执骚坛牛耳数十年，其影响力不光来自本人的创作，也源于对当代诗歌的批评。他曾感慨有言：“古今来诗佳而名不著者多矣，非得有心人及操当代文柄者表而出之，与烟草同腐者何限？”^②为此他身体力行，毕生不懈地搜集、整理、出版、评论当代诗歌，以抵御历史岁月无情的遗忘。对于文化认同还眷留于明朝的清初诗人来说，所谓当代诗歌也就是明末以来的诗歌创作，王渔洋对此也有明确的认识。他论明末的七律说：

明末七言律诗有两派，一为陈大樽，一为程松圆。大樽远宗李东川、王右丞，近学大复；松圆学刘文房、韩君平，又时时染指陆务观，此其大略也。^③

此说看似大而化之，但作为过来之人的见解，却很值得后代研究者重视。为什么他要说当时七律只有两派，除了东南一隅，难道就再没有七律创作值得重视的地区了吗？他论明末的歌行又说：

明末暨国初歌行，约有三派：虞山源于杜陵，时与苏近；大樽源于东川，参以大复；娄江源于元白，工丽时或过之。^④

我们的疑问还是同上，这一极其概括的论断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准确性？但不管怎么说，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当代批评家的认识，它可能受见识限制不无偏颇，却终究是临近而有现场感的，当代批评的价值不就在这里吗？它是为文学史研究准备的价值储蓄，告诉后人什么作家什么作品在当时受到什么样

① 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二，《王士禛全集》，第6册，第4853页。

② 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中，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第194页。

③ 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下，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第219页。

④ 王士禛：《分甘余话》卷二，第53页。

的重视。如果没有王渔洋的“南施北宋”之说,我们或许就估计不到宋琬在当时受到那么高的评价。同时,如果不是他那么推崇陈廷敬:

自昔称诗者,尚雄浑则鲜风调,擅神韵则乏豪健,二者交讥。唯今太宰说岩先生之诗,能去其二短而兼其两长。吾推先生诗三十余年,世之谈士皆以为定论而无异辞者以此。^①

我们也可能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位诗人的重要。读一读《午亭山人集》就知道,陈廷敬是清初艺术功力最深的诗人之一,七律尤其诚挚深厚。

王渔洋还一再梳理明代以来的山东诗歌流变,表彰山东诗人群体,那是出于维桑与梓的乡土意识,可按下不表。但《池北偶谈》卷十六一大段揄扬粤东诗人的文字,则完全可看出他作为当代诗歌批评家的眼光和胸怀,其中提到屈大均“尤工于山林边塞,一代才也”,“予曾为选百篇,以为唐宋以来诗僧无及者”;又提到陈恭尹、王邦畿、梁佩兰、王鸣雷、陈子升皆工诗,而陈恭尹诗尤高,诗格“殊近钱、刘”。又说曾语程可则:“君乡东粤,人才最盛,正以僻在岭海,不为中原江左习气熏染,故尚存古风耳。”^②岭南文化虽在明代业已发达,但终因僻处海隅,与中原文学交流不便,作家的声名也传播不广。若非像屈大均这样漫游天下的名士,矻矻穷年的诗人或至默默无闻。渔洋在此提到六位诗人,他们的名字随着《池北偶谈》行世而广为天下所知。

渔洋晚年撰《渔洋诗话》,提到一些位卑名微的诗人因他的评赏而为世所重。确实,如果统计一下渔洋诗话、笔记中提到的当代诗人,那一定是个相当大的数字,许多默默无闻的诗人借此成名。他对吴嘉纪、吴雯、康乃心、赵湛的延誉和提携在当时就已是脍炙人口的韵事。这提醒我们,谈论王渔洋诗学,他对当代诗歌的重视,他的当代诗歌批评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他在推动当代诗歌创作上的贡献,都是不容忽视,而应该大书一笔的。

① 王士禛:《跋陈说岩太宰丁丑诗卷》,《蚕尾续文集》卷二〇,《王士禛全集》,第3册,第2313页。

②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六,上册,第250—251页。其中“帆随南岳转,雁背碧湘飞”一联,史蒙溪评《渔洋诗话》曾指出为陈恭尹诗,渔洋误记。按:此条又见于《渔洋诗话》卷中,文字稍略。

二 古诗声调学之开辟

论诗一提到“神韵”，总像缥缈不可捉摸；以致论诗学一提到王渔洋，也不免受施闰章“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的说法影响^①，只注意其镜花水月、空灵要眇之说，而不顾及大量的凿实之论。其实王渔洋诗学渊源于明代格调派，论诗最是脚踏实地，做一字一句的工夫。况且他也不是才力雄厚的人，其清词丽句实在多来自对前人佳作的细心揣摩和巧妙脱化。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熟悉前代作品，下那么深的工夫，它最终结出的果实，在艺术表现方面展现为内容丰富的古今诗歌批评，而在语言形式方面就凝聚为独辟新境的诗歌声律学。

中国古典诗歌虽拥有丰富的体裁和复杂的声律规则，但自唐代近体诗格律定型后，人们似乎就失去了探究声律奥秘的兴趣，两宋诗家热衷于探讨句法和用典，对声律问题却几乎不加关注。现在我们知道的对前人诗歌声律的研究，似乎始于元人。日本学者平田昌司曾指出，元人黄景昌（1271—1336）求古今之异于“音节”与“声”的观点，很值得注意：

古今诗体制虽相袭，而音节则殊。近代以此名家者亦罕知其说。景昌以古人论诗主于声，今人论诗主于辞。声则动合律吕，可以被之金石管弦，辞则文而已矣。乃集汉魏以来诸诗，各论其时代而甄别之，作《古诗考》。^②

明代格调派论诗最重声调，不仅讲究近体的声调，也意识到古诗的问题，从李东阳就开始摸索古诗声调的规律。但到明末，“自钟、谭二公专取性灵，不取声调，后之学者非流单薄，即入俗俚”^③。似乎竟陵派的兴起遏止了格调派诗学对声律问题的关注。

① 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中：“洪昉思问诗法于施愚山，先述余夙昔言诗大指。愚山曰：‘子师言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余即不然，譬作室者，瓴甃木石，一一须就平地筑起。’”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第199页。

② 宋濂：《浦阳人物记》卷下文学篇，《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册，第1847页。

③ 倪匡世：《振雅堂汇编诗最·凡例》，康熙二十七年怀远堂刊本。